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七

鑰五

傳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陳蓮一編修

鄧去奢

鄧去奢衡州龍立人也家住於九峯山下少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萬陽縣安和觀其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而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登其山結庵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山下居人為構屋及造堂殿設老君張天師像及葉靜能真影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潤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然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新邪劍二口并餅貯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茲山棲獲安久蒙聖佑丹之與劍詎可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以劍丹送於去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丹以石匣藏之一餅貯之傾藥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

及施人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因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岩守浙東連帥具以上聞朝廷議欲息兵乃投造以刺史而造先險聞去奢神與劍丹乃以兵圍其山取去奢并劍丹到州奪其劍丹而囚錄去奢於空室時方炎暑一月日不與之水造謂去奢已斃矣及開室見神色儼然顏狀紅白愈於來時造驚異乃却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所在去奢聞劍却歸石下爾後居山十五年餘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寄山頂燒香見龍虎鳥迹咸驚異之去奢不食多年或有穢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秋夏則毒蛇所螫去奢又言每雷雨只在山半常見雲龍雷公電姥神鬼甚衆或到此相見咸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聞去奢所居靜室若與人談話竊窺之惟聞異香滿室及環佩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銷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明速立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但虔敬而已一日去奢告道士曰恐當

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後數日有綠雲鸞鶴聲樂滿空徘徊山頂後有輶輿幡幢靈官駕龍鹿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昇天而去山下道俗觀望者甚衆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銜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著鞞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門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鞋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官闕高峯我歌詞多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為兒童時見之者及斑白見之類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上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鞞衫

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鞞衫等旋亦失亡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果有長生秘籙者老云為兒童時人見之已言數百歲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臺之

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喫之復成驢矣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則天皇召之

出山伴死於姑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

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夏居豆積山冬居鶯鶯山明

皇聘不至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

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

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宣天子

求遊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

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齋置書

迎果果隨嶠到東京其唐明皇遊溫泉幸東都於集賢院

安置肩輿入官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帝

問神仙不答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飲酒上

賜之酒辭以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

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

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

謁見上言辭清爽禮貌臻備明皇命坐果曰

弟子當侍立於側不可賜坐明皇愈喜賜酒

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

所失致龍顏一笑爾明皇又遍賜之酒忽從

頂湧出冠子撲落地化為榼蓋上及嬪御皆

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榼在地覆之榼貯

一斗酒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

可窮紀果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

若六七十許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壽師夜光

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壽則悄然莫知密

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

聞飲董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

果三進頰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

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付其

齒良久齒復生粲然駢索上狩咸陽獲一大

鹿令庖人欲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

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吹于上林獲此

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不為獵

者所獲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于左

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

暗爾上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幾年果曰

是歲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今甲戌歲八百

五十二年矣上命太史校其曆略無差焉上

問董法善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

之即死今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

即得活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

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遽詰果所免冠

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責之

恐泄天地之機爾上復哀憫久之果以水喫

其面法善即期復生帝益神之詔圖形集賢

院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述

先高尚心入杳冥是混光塵應召至闕莫知

甲子之數且謂我皇上人問以道樞蓋會宗

極今則將行朝禮爰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

夫號通玄先生果歷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緇

三百疋隨從弟子二人給驛肩輿到恒州第

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遣

徵詔果聞示卒弟子葬之後發之但空棺而

已帝為立樓霞觀

巨道一曰張果超凡入聖坐在立亡變化

無窮道德純粹觀其留形住世與廣成子
錢鏗輩不相殊得神仙者未易到也道德
經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
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
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有
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
視之道張果是也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
陽山南塢結庵以居不知服餌但見不食顏
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
薪擔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
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時人莫問
我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
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庵
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既
明月闌朝飲碧泉蕉人歌隴上谷鳥戲岩前
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誦其詩
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桐華間傳舍是處
題之明皇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

舍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於人得
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屢訪
之不得見乃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未
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
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
宣平歸庵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
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庵不
免更深居其庵後為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蹤
跡後百餘歲至懿宗咸通十二年郡人許明
恕家有婢嘗逐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
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
明恕家人邪婢曰是其人曰我即明恕之祖
宣平也婢言曰常聞家內說祖翁得仙多年
無由尋訪宣平謂婢曰汝歸為我向明恕道
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得將出山內
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婢乃食之甚美頃之
而盡遣婢隨樵人歸家言之婢歸覺擔樵輕
健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其明恕喚婢
將上祖之名牽呼取杖扑之其婢隨杖身起
不知所之後有人入山內逢見婢童顏擊身

衣樹皮行疾如風遂入昇林木而去

薛昌

道士薛昌幽薊人唐天寶間棲止于蜀青城
洞天觀忽得商陸酒飲之耳鼻血流死經三
日麗然而蘇肌膚潔白容狀頓少身輕目明
勢欲飛舉數日之外洞見遠近雖山林崖嶽
不隔視聽時玄宗尚至道節度使延致賓
館欲乘以駟騎送京師忽失所在或有見在
大面山者

吳筠

吳筠字正節華陰人也通經義美文辭舉進
士不中性高耿不能與時俯仰去居南陽倚
常山唐明皇天寶初召至京師隸為道士籍
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遊天台觀陰海
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明皇遣使召
見大同殿與語甚悅勅待詔翰林獻玄綱論
三篇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
言復問神仙冶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
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
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見遇

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以天下將不治求還嵩山詔為立館未幾濂陽事作乃往茅山復東入會稽剡中嘗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論衷達心蒿目之遠於道則有神仙可學論疏滄溟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樓岩賦脩曾中之誠而休乎天君則有心目論契神頌至若遊仙步虛王化雜感之作凡四百五十餘篇禮部侍郎權得與集而為序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喜孔巢父歌詩畧相甲乙代宗大曆十三年於宣城道觀中忽焚香返真弟子邵冀元與其徒葬天柱之西麓私謚宗元先生

李白

李白字太白唐興聖皇帝九世孫白之母長庚星而孕因而命之生於天后聖曆二年己亥五歲誦六甲十歲通詩書觀百家絲頑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十五好劍術游神仙多居岷山游說山水數有吟詠復登峨嵋游江淮觀雲夢娶許相國師孫女留雲夢三年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

輕財重施去之齊魯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耽飲號竹溪六逸玄宗開元十六年上裴史書云制作不倦迄今三十春矣天寶三載甲申白與吳筠善筠待詔翰林白亦至長安見太子賓客賀知章於紫極宮因解金貂換酒為樂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薦于明皇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白已醉左右以水頰內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恥之摘其詩以激揚妃帝欲官白妃輒沮白益驚放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初出金門尋侍御不遇遂詠鸚鵡詩云落羽辭金殿飛鳴叱繡衣能言終見棄還向隴山飛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彦允請北海高天師授籙傳籙畢歸北海自此抵趙魏燕晉岐邠商於洛陽游梁最久復

之齊魯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皆有詩文不記歲月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來石至金陵著官錦袍坐舟中傍若無人又常一日游華山過縣宰方開門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不知白也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曰曾以龍巾拭唾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鞵天子門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裏不得我騎驢宰驚悸起揖謝曰不意翰林至此白跨驢而去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永王璘東巡白避地廬山為璘脅行永王璘兵敗當誅罪連及白郭子儀請解官以贖白罪白遂得流夜郎時肅宗乾元元年也白先有詩自叙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旄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解官不受賞反謫夜郎天至是半道承恩放還遂登巫山下瞿塘後過江夏潯陽金陵歷陽宣城二郡皆有詩詠不復可考白生平志慕神仙學宗老氏嘗有仙學古風云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中有綠髮翁披雲

卧松雪不笑亦不語真棲在岩穴我來問真人長跪問實談粲然忽自兩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疎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愴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又一篇云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道安期生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子對博坐蓬瀛後於賢應元年十一月自金陵濟采石訪族人李陽冰因捉月赴水而終人謂之水解享年六十四代宗立以拾遺召而白已解化有唐李太白文集行於世序云李太白隴西成紀人梁武昭王高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權亦可嘆焉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亡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

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執群賢翕習如鳥歸鳳虛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并盡古今文集過而不行惟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踈之公乃泯迹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錄於齊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陽冰試紋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還不棄我扁舟而相歡臨當挂冠公又疾殪草萊百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為序論關雎之義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慚杜預自中原

有事遊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有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馬實應元年十一月己酉也憲宗元和初有人海上見李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大笑語久之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去其後白龜年至嵩山遙望東岩古木^{十二}蕭條地步至其傍尊祖羅列有一人前曰李翰林相召龜年趨進其人衰衣博帶色澤秀發曰吾李白也子之祖乃白居易也雖不同代亦一時人以其道同今相往復吾自水解放過山水之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峯中帝飛章上奏見辟於此掌殿奏已百年矣近過潼關有詞曰曾向桃源深洞一曲妙歌舞鳳常記欲別時明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龜年曰吾祖今在何處曰在五臺掌功德所從昔日之志也又出書一卷遺龜年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更修功行可得仙也後龜年遊潞州太守知有異術召而詢之庭下有二雀啾啾而過太守曰彼何言也龜年曰彼城西家開廩有餘粟在地共食之守使

人驗之果然又見鹿馬仰首而嘶問曰此又何言龜年曰彼言槽中料熟不可食復驗之亦然時近清明人吏驅羊二十餘口後一羊不行鞭之有聲守曰羊不行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乞生然後就死守乃留羊月餘果產子後龜年放逐方外不知所之白海瓊云李白今為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白樂天今為蓬萊長仙主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七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八

續六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劉玄和

先生姓劉名玄和號混成子其先彭城人也因晉南遷起家寄于九江之都昌今屬南父祖儒學樂道丘園於唐明皇開元二年先生降誕幼即穎悟長而不群及晝孝養終親之禮年幾四十有拔俗出塵之志遂入匡廬之龍興觀觀今白禮住持三洞法師何子玉為師天寶二載得度為道士繼有異遇一按五老峯石室五十二年苦節霜露嚼餌松檜咽二景之流霞養三田之玉醴真璞不琢大器晚成猛獸衛庵靈鶴如言斯乃道氣真淳物我莫干情識兩忘和之至也山之北隅有岩峯然而高先生手植木瓜於其下至今號為木瓜岩其地險峻先生忽一日下觀之西自殖松檜鑿丹井汲水以療人之疾多獲痊愈庭有老杉其高百尺亦先生之手植德宗貞元中吳元濟不臣亂兵淮上洪帥命幕府王遵奉表京師為淮寇所掠遵家人詣山慈叩

先生乃曰觀中有司命司錄二真君者乃玉皇之侍臣汝可精構當即為拜章未幾有二神人導遠車騎疾馳千里由是脫難歸家此先生拜章之驗也自是朝野景慕當代名賢順風稽首先生惟爽心靜然虛已濟人他無求於世年八十六於貞元十年十月十八日忽頓謂門弟子范仙舟曰吾久住五老峰將遊金華玄譜有名吾即往矣汝等各宜勤苦學道無自沈墜言訖而化治命藏劍於栢壇門人秉其遺旨當往之日白鶴翔鳴晴天雷震異香芬馥驗之則尸逝根空乃葬其履窆後范仙舟等崇立殿堂以昭嚴奉仙舟後亦得道莫知所終

楊泰明

楊孝子名泰明不知何許人也本儒生事父母極孝時呼為楊孝子嘗為汾陽王郭子儀幕客性恬淡不貪爵祿每勸子儀曰軍政雖曰尚嚴然人命至重不可輕殺以故子儀掌兵二十餘年不妄誅戮軍士愛之如父兄皆泰明之力也嘗謂終日戰鬪有傷慈意遂出